

第一章

头皮针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头皮针的产生 ■

“头皮针”是现代医坛上涌现出的一支奇葩，以其独特的治疗方法和优异的治疗效果而倍受人们欢迎和青睐。它是通过刺激头皮组织中的特定刺激点，达到治疗全身疾病的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它是方云鹏主任医师，在临床实践中通过研究颅脑功能定位和经络学说的过程中，认真探索和总结，并把传统的针灸理论进行了一次改革性实践，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系统——“微型针灸学说”，为后来全息生物学的存在提供了证据。

各种学说的产生，都是有继承性的，并不能和以前所显现的知识完全脱离。

头皮针理论的起源，虽然要追溯到我们古老的传统医学（在我国秦汉时代，对头颅大脑的功能，就

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只是笼统的提出一些概念,并没有指出具体位置。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大脑的认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广泛的探讨,对脑的认识有了飞速的发展。在17世纪60年代,俄国一个叫伏罗尼科夫(Вронников)的伤员,被毛瑟枪射中颞部,弹片停留其中,不能言语。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对大脑的认识只谈到结构,而没有人去探讨大脑的区域功能。到18世纪中叶,德国医生加尔(Gal)根据比较解剖学,并能取得零星材料及某些表面观察,提出了新的设想,认为:各种特质,在人的脑子上都占有一定的位置,某人的脑子发达与否,都会反映到颅骨的外形上。因此,可以通过检查头骨来确定一个人的智力。加尔提出颅相学,起初的目的是为了探索人类的各種精神活动同大脑各部位功能之间的联系。他把人类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归结为大脑区域部位的固定机能,这显然是不对的。但这却把许多生理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到脑功能定位上来,并千方百计用试验证明颅骨各部位同心理现象的关系。法国生理学家佛洛伦思(Florence)根据切除部分脑体的实验,得出大脑并没有特殊机能的结论。不少生理学家也指出:感觉、意识、运动等精神现象,是大脑整体的作用,彼此之

间没有区别。这样，加尔提出的脑功能概念，即被以佛洛伦思为代表的生理学家所否定。

19 世纪 60 年代，法国学者布洛卡（Broca）证实了言语中枢的存在。极大地支持了加尔的颅相学说，进一步触发了对脑科学的重要研究。当年加尔曾标明了大脑沟回。虽然，这种概念是错误的，但却引起了其它解剖学家更加细致地注意大脑皮质的表面。后来，主要脑回被命名，脑的额叶、顶叶、枕叶、颞叶，也相继被确定。1870 年德国医生弗利志（Fritsch）在给伤兵员包扎时发现，不小心碰到裸露出来的大脑皮质，可以引起对侧肢体的运动。并通过电刺激狗的大脑试验，进一步发现了大脑皮质上那些兴奋点集中分布在一条狭长的有限面积上。在这区域上，只需用极微弱的电流刺激即可引起相应的肌肉收缩。反之，则无效。这时德国的神经学家菲特尔凡菲尔特（Phitlph • philei）通过对清醒病人用电流刺激大脑各部的办法，来观察所引起的反应，清晰地绘制出人的运动区和感觉区的大脑皮质定位。其间，也出现了一些反定位学说的思潮，他们强调脑功能的整体性，并认为一个人的智力高低，直接决定于大脑组织总量的多少，与其位置没有多大关系。反定位学说片面强调整体功能，而忽视了生

理现象理化基础的研究。

从颅相学说到大脑皮质机能定位的确立，经过了多次反复，每反复一次，就有新的观点产生，不断使脑科学有新的发展。一个多世纪以来，脑科学的研究有了飞速发展。苏联的巴甫洛夫也得到了关于大脑皮质机能活动，与其结构之间存在着细致联系的确凿资料。构成现代神经病理学基础的大脑局部功能定位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乃是由许多科学家广泛地研究了中枢神经系统与周围神经系统的形态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的结果。本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把脑科学的研究列入科研规划中重点发展方向之一，脑科学已成了举世关注的科研项目。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生物学的发展和微电极技术的应用，人们对大脑的认识更深刻了。人们发现大部分神经细胞的突触，是通过化学物质来传递信息的，特别是对突触有抑制性和兴奋性之分。一些神经学家、心理学家，在研究左右半球信息加工过程中，还发现了许多新奇现象，并正视大脑两半球的功能，具有不对称性等。方云鹏主任医师在1957年作大脑前叶切断术时发现：切开前颅刀柄所过，可以引起患者的上肢功能障碍。这又向脑科学的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在大脑皮质上没有功能区域，而在临床上

有作用价值。这又为经络实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方云鹏主任医师早年从事西医外科。9年的大学教育给他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毕业时，原来虽然打算出国深造，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投身于抗战事业。由于他对技术的苦心钻研和对工作的满腔热情，又具有了精湛的医疗技术而以“一把刀”颇负盛名。但在1948年解放战争中，因一偶然的事件，使他迷上了针灸。建国以后，他又进修于中央卫生部主办的针灸试验所。他博览群书，师古而不泥古。他善于思考，认为前人是人，而不是神，而使得西医理论与中医学说相结合，不断提出自己的新见解。1955年，他首先把针灸运用到外科手术中，而开创了针刺麻醉。1958年，他又发现并研究了头皮针学说。

科学的发现，往往是偶然的。1958年，有一次，他运用“承灵穴”治疗患者的感冒头痛时，意外地治好了他的腰痛。承灵穴，属足少阳胆经。胆经起于目外眦，经头循耳入缺盆，下走腋窝前沿侧胸过季肋下行入髋，并非循行过腰。承灵穴，是足少阳胆经与阳维脉交会穴。阳维脉，起于足跟，出外踝，沿足少阳上行，过髋关节部，循肋肋后侧，上行至

前额、项后合于督脉、也并非循行过腰。为什么能治腰痛？一个疑问，引起他的思考。于是，在以后的临床中细致观察，又逐渐发现了头部有许多能够治疗全身疾病的奇异刺激点。起初都被自己视为是经验穴，而没有研究出内在的规律。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使中国大地上笼罩于红色风暴之中。他未能幸免，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斗争，下放到蓝田县鹿塬地段医院。农村的贫困落后，缺医少药，不仅没使他没有意志消沉，而是更加振奋，决心探索总结出一种适应农村的简便有效的新疗法。他对以前的病例认真分析、研究、总结，得出了运用头部腧穴治疗头痛、头晕、感冒、癫痫等疾病，往往引起身体某部分的感觉，无意地治好了身体某部疾病的现象。他先用自己掌握的头部有效经验穴，治疗肢体某些障碍。并在实践中反复验证，细致观察，结果发现头部许多新的穴位分布规律。心有灵犀一点通，他联想到西医神经中枢功能定位，在头皮的投影区。又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验证：头皮部的经验有效穴，与神经中枢的功能定位，在头皮的投影区大都吻合，于是得出了针刺大脑皮层功能定位在头皮的投影区，可以治疗相应的功能障碍的结论。他把祖国的针灸疗法和现代医学的大脑功能定位理论

密切结合起来，为针灸学的中西医结合开辟了新的途径。

1970年有一次，他尾骶骨右侧碰伤，十分痛疼，同时，头部人字缝尖右侧也有压痛。针刺头痛部位，头痛立即消失，尾骶骨的痛疼也有所减轻。当时很觉奇怪。事后揣测：可能是督脉循径路线的反应。不久，又遇到一位农民患者，犁地时，因牲口惊吓，被犁划破大腿内侧，深达肌层，用架子车拉来医院。由于疼痛而出现休克。经外科处理后，他也在患者人字缝尖外下侧扎了两针，患者立即感到疼痛减轻，可以忍受；停了一会，便自行走出医院。此病例给了他很大启发。此穴不是中枢功能定位在头皮的投影区，也不是经络的循行线路，针刺为什么可以止痛？头部是否还有未被传统经络和现代医学发现的东西呢？此病例与被垫伤的尾骶骨处疼痛是否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带着这个问题，他在临床上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数以万计的验证、总结。相继又发现了头皮部许多新的有特异功效的刺激点。这些刺激点排列有序，而构成新的功能穴区，其形象如本身缩影，伏于头顶与前额。根据其形象功能为其取名为“伏象”、“伏脏”。

在那狂热的年代里，搞这项科研是要冒风险的，

但他不为逆境所折服。对每一个病例详细记载，对每一个穴位认真分析，睡在床上考虑问题，一夜起来数次，把考虑心得记录下来。有时为一个刺激点而彻夜不眠，为了查对资料，走访病例，带着病四处奔跑。就是这样，才使得头皮针的治疗范围不断扩大，疗效不断提高。其时正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的时候，但对头皮针这个新疗法，批判个人名利的同时，在一定范围内，以集体的名义被推广应用了。在渭南地区医院推广头皮针疗法的过程中，遇到患者张××，一年前右侧头部和上肢被矿车撞伤，右侧耳尖上6厘米处，大约有6厘米的伤口，经治疗留有疤痕和肿包；右上肢呈粉碎性骨折。治疗后用钢针固定，出现右上肢肌肉萎缩和抽痛，功能障碍。在伏象头部（右侧）扎一针，患者头痛立即消失，而且，上肢也不抽痛了。再用手抵压头部伤口，也不再出现不适之感。临床中发现的诸如类似的病例，结合过去作大脑前叶切断术时，患者出现上肢功能障碍，他认为：“伏象”、“伏脏”是统率十二经络的“总经络”，是支配统管其它各个中枢的总运感（总中枢）。总运感假说的提出，为祖国医学增添了新的内容。虽然这是实践的总结，其中的奥秘还未被全部揭开。但是对于“伏

象”、“伏脏”的原理机制，我们认为：同揭示经络实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且给大脑生理解剖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头皮针学说为全息生物学说提供了证据；全息生物学的出现，为头皮针提供了理论根据。

■ 第二节 头皮针的发展与优越性 ■

头皮针以巨大的生命力诞生了，经过了多种方案的深入研究和临床实践观察，从单纯的针刺头穴，进而发展到按摩、埋针、穴位注射、电磁针、超声治疗、激光照射等多种。1978年被推荐为参加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被评为全国医药卫生科研成果。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科教片“头皮针”在全国放映。《头皮针》一书也由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头皮针以它独特的魅力和优异的效果，受到了世界医坛的欢迎。

头皮针不但为祖国人民的保健事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先后相继有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马来西亚、瑞典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派人来学习。头皮针亦成为世界人民保健事业中不可缺少的医疗方法。

头皮针，具有解热、止痛、镇静、解痉、降压、抑菌、消炎、强心、急救等功效，并可用于帮助诊断和防治。对运动系统、神经系统、血管系统、内脏和皮肤感觉等方面的疾病均有显著效果。这种治疗方法，在它的发现、发展及临床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和提高，对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如：高血压、偏瘫、眩晕、冠心病、癌痛等疾病的治疗，获得了可喜的进展，并摸索出一套取穴和治疗方法。通过对 1292 例高血压病的治疗观察，降压总有效率为 97.91%，对各种临床症状均有明显效果，如心电图、血脂、眼底、胸透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变。通过 707 例脑血管意外偏瘫疗效观察，总有效率为 97.6%。对于脑血管意外偏瘫的预后有特殊价值。通过治疗冠心病 100 例疗效观察，在治疗期间停用一切药物，结果近期疗效达 90% 以上，特别是对左心功能不全效果显著。通过对 162 例中心性视网膜炎、角膜斑翳、角膜溃疡、青光眼等多种眼科疾病的治疗观察，有效率为 96.3%。头皮针用于麻醉手术中，通过 100 例全子宫切除手术，优良率达到 86%。3000 例其它手术的临床实践观察，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于攻克针麻临床“三关”问

题，尤其是对于攻克镇痛不全关，显示出独特的效能，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

头皮针，具有治疗范围广，效果显著的优点。据目前统计，取得良好治疗效果的病症，即达 150 多种。不但对一些功能性疾病效果显著，而且还治愈了一些中西医长期难治的器质性疾病。还具有见效快、经济简便的特点。凡是适用于头皮针治疗的疾病，一般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奏效和控制一些症状，有些确有针到病除的效果。头皮针，易学易懂，且副作用少。穴区条理、分布规律，穴名形象。具有通俗性、群众性，容易推广和普及。因为头皮外露，取穴方便，且针感不强，有些人没有针感，所以既安全又方便。头皮针用于帮助诊断和防治，为医生、患者都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一些疾病的早期有放射性症状不易确诊；经针刺后，放射性消失，病灶部位局限或消失，易于确诊。一些周期性发作的疾病，如：周期性神经痛、痛经、疟疾、周期性瘫痪等，在发病前，经针刺或埋针，便可预防发作。用于麻醉，取穴方便，效果优异。除头部个别部位外，全身其它部位手术，均不受限制。我们将头皮针用于拔牙、眼睑倒睫切除和乳腺炎切开引流、肿瘤切

除、阑尾切除、剖腹产、子宫切除等，均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由于手术是在病员意识清醒下进行的，它能够发挥病员的主观能动性。

第二章

头皮针的作用原理

30 多年来,头皮针在临床诊断治疗疾病和针刺麻醉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实践证明了它的显著效果,并揭示了其别具一格的优越性和发展前途。它是以传统医学为基础,现代医学为依据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疗法。它的原理同揭示经络实质和针麻原理一样,具有共同性质。为进一步发展此种疗法和完善生物全息律,我们根据多年的临床体会和有关理论研究的资料,从它的作用特点、途径和实质与全息原理的研究作以初步归纳阐述。

第一节 作用的特点

祖国医学认为:针刺能够激发经气,疏通经络,起到调整虚实,平衡阴阳的作用。通过临床和有关基础方面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头皮针作用的基本规律是调整机理。其特点是:作用迅速而显著。各项

生理指标相对平稳，适应人体生理变化规律，无副作用等。无论是对于疼痛、酸困之类感觉性疾病的作用，还是对于偏瘫、面神经痉挛之类运动失调疾病的效果，以及对于血压、脉搏、体温、心电图、生化等病理性客观指标的影响，都能发现这种调整规律。大量临床验证：头皮针调节是多方面的，如：镇静、解热、止痛、消炎、降压、止痒、抗休克、解痉、抑菌等作用；又取决于机体的病理状态、针刺的反应程度与病机的程度有关。虽然，针刺相同的穴位，由于机体的病理状态和个体敏感不一，就会出现不同的治疗效果。例如，针刺“伏象”头部，思维、书写、听觉、呼吸穴位，对于高血压起到降压作用；而对于低血压，则起到升压作用。另外，在针刺治疗心动过速与心动过缓，面神经麻痹与面神经痉挛、便秘与便溏、白细胞增多与减少等疾病的过程中，也看到具有同样的调整规律。通过对失语、大脑发育迟缓、脑血管意外偏瘫、癫痫、瘰病、共济失调等疾病的治疗分析，使我们体会到：头皮针对于神经系统，尤其是对于脑源性疾病的效果，往往在某些方面，优于其它疗法。说明针刺头皮穴位，能够引起中枢神经一系列兴奋和抑制活动，通过神经调节、体液调节来改善病态细胞环境，使之趋于

正常的机能恢复，达到生理平衡状态。观察患者在针刺后出现的神志，如嗜睡、兴奋等变化及记录到的脑生物电变化，可以说是体现内部调整过程的几个侧面。

头皮针，具有特异的止痛和消炎作用，并且奏效迅速，能适用于各类病理性疼痛。当部分癌症疼痛患者，使用杜冷丁、吗啡无效时，改用针刺则有效。并能控制在一定时间内不痛。将它运用于手术止痛，也可以取得满意的效果。它不仅可以消除或减轻症状，还可以促使血中白细胞增多、血脂下降、尿中血细胞、糖、蛋白、管型、脓球消失和降低眼压等体液变化。对腹腔脓肿、肾炎、前列腺炎、败血症等病治疗后的反应现象，以及针麻过程中的心率变化、血中E玫瑰花结形成率和T淋巴细胞转化率的升高等现象，均说明针刺有调节内分泌作用。它加强了机体的某些重要的免疫系统和防卫系统机能，促进了炎症吸收及体液平衡活动。所以，发挥了止痛消炎的效果。并在某些程度上和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药物的止痛和免疫能力。向我们又提出了研究针刺的免疫机制及征服癌症等新问题。

解释头皮针以上调节功能，可以这样认为：在人的机体内，存在着许多相关的自动调整系统，针

刺就是通过神经体液，经络气血，以及生物体的各种自动控制系统，改变病理失调现象，达到正常生理平衡，发挥调整作用。然而，这种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也是很有规律的。

■第二节 作用的途径■

头皮针是在传统医学经络学说和现代医学大脑生理解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疗法。因而，经络学说与神经学说并不能完全解释头皮针的理论。而只能成为解释作用现象的一个侧面。

一、经络学说

在祖国医学中，把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统称为气血。而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路，于人体各部内连脏腑，外络肢节，把人体构成了统一的整体，从而进行着正常的生理活动。

人们在实践中，早就发现经络与头有密切关系。如《灵枢经》说：“十二经脉，三百五十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难经》说：“人头者，诸阳之会也。”《针灸大成》说：“首为诸阳之会，面脉之宗……皆归于头。”从祖国医学经典著作中对十二

经脉的记载，可以看到，手、足各三阳经，均直接与头部有联系；而三阴经的经脉，虽不完全上行头面，但通过阴阳的配偶关系，同样作用于头部。此外，“奇经八脉”与头部之关系亦为密切，阳跷、阳维均上行于头部，督脉和任脉的循行均起于会阴部，分别沿脊、腹正中线上行头部，在龈交穴相会。督脉，总督一身之阳脉。任脉，总任一身之阴脉。总之，“头者，身之元首，人神之所〔治〕，气〔之〕精明。”“三百六十五络，皆归于头，头者，诸阳之会也。”因为“脑为髓之海，真气之所聚。”“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诸脉皆通于脑，其气又止于脑。所以，针刺的作用，首先是直接通调髓脑之精气，泻其有余，补其不足，平衡阴阳，恢复神气。所以，古人早就强调了“凡刺之真，必先治神。”

针刺头穴产生的针感反应，具有沿循经络的一定路线，向躯干、四肢传导的能力。临床中，经常碰到这种病例：针刺后，出现发热、发冷、流水、抽搐等针感。常常是从头向下扩散，大都从颈部才开始明显。感传的速度、性质、程度、方向及其伴随现象，似与针刺部位、手法、针向、病理状态及个体等因素相关。针感一般较体针为宽，到末端时，放散为面，或较宽形式。针感具有“气达病所”现象